

机构养老难在何处

■ 本报记者 闫冰

北京各类养老院情况对比

北京市四家养老院

名称	医疗	床费(不包吃)	排队情况
市第一福利院	有二甲医院	根据老人自理情况不同 400元至500元/月	9000多人, 排队时间很长
市第四福利院	有医院,三甲	1600元至2000元/月	排队号,入住时间不定
市第五福利院	有二甲医院	3000元至5000元/月	从排队到入住要半年, 几百人排队
汇泰老年公寓	有医院,三甲	2000元至5000元/月	入住排队,老人排队

北京市其他类型养老院

类型	医疗	收费	床位情况	押金
公办养老院	长护险定点医院,有专业护理人员、医生	床位费,每月1500元至2000元不等	排队或排队	1000元至1500元
普通民办养老院	多数没有专业护理人员	包床位,每月1500元至2000元不等	有空床位	不定
豪华民办养老院	设有医院和医生	包床位,每月1500元至2000元不等	床位充足	几千至十几万不等

(上接 12 版)

民办养老院:多元化选择

北京市将府庄园养老院是一所民办养老院,也被称为北京首家“天价”养老院,记者了解到,一对生活可以自理的夫妻每月需缴纳 7500 元左右的住宿费,并且有 30 万元的押金。面对高额的养老钱,仅有少数老人能享受到如此“奢华”的老年生活。

而在北京市敬明福利院,确实另一番农家乐的场面,这里的收费也相对平易近人。

养老院院长岳志军,在母亲去世后就想怎样照顾好父亲,后来生意难做干脆办个敬老院。“我们全包括,吃、喝、洗洗涮涮,最贵的才 1500 百元。农村费用低,自己有地还能种菜,所以在农村确实费用上比城里便宜很多。”岳志军介绍。

为了压缩开支,他一个人身兼数职,水暖、会计、电工还能帮老人看个小病小灾,他笑着说,自己之所以不赔钱,是因为他一个顶八个。

但是说到底,他也是希望尽可能减少开支、收取老人的费用也能相对减少些,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入住的。“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老了都要靠儿女,国家给的低保是远远不够的。就算我收费这么低,也有儿女承担不起的,冬天儿子挣不到钱了,不得已就要把老人接回去过几天,等过一阵子再来。”岳志军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价格高昂或是地方偏远的民办养老院床位稍显宽松,虽然是给老年人多一种选择,但是采访过程中,老人挑选养老院很大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医疗条件是否便利,这也成为城乡床位使用率天壤之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之所以养老院入住率差别这么大,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医疗问题。比如住在城里的老人,生了病可以就近找到好的医院,像农村可能只有区医院、镇医院,老人就会想这样是不是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报销,我们这儿很多东西都报销不了。”岳志军如是说。

政策落实是关键

“养老院床位的缺口比较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是明确鼓励民间资本注入的,但是政策的落实是关键问题。”中国老年研究院副研究员麻凤利对公益时报记者说,“很多民办养老院都有这种感觉,他们不能和公办养老院享有同等的待遇,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存在问题,说到底,是政策落实的问题。”

2005 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资助条件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张床位补助 100 元。

4 年之后,北京市民政局与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标准从 50 至 100 元提高至 100 至 200 元。据上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民办养老院收住一个能自理的老人每人每月现在可以得到 200 元补贴,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得到 300 元补贴。

“2013 年发放的是 2011 年的补贴钱,一年压一年。”岳志军说。所以刚开始运营的时候,确实经过了很困难的时期,现在他的养老院入住率达到 90% 以上,人多了,资金才稍微好一些。“另外,国家有关于水电气方面的优惠政策,我这儿有的享受不到。”

2008 年,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资助街道乡镇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对新建、扩建的乡镇(地区办事处)养老服务机构的资助办法。2009 年,《北京

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文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类型、建设方式给予不同标准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新建、扩建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 16000 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 13000 元;利用其他设施改建的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 10000 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 8000 元。

去年年底,《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公告》里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

福利院入住条件的博弈

麻凤利介绍,在 50 年代建国初期,就有老年福利院,但是主要接受对象是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等,属于福利性质。“我个人认为,到目前,我们国家的养老机构,应该还是属于一个社会救助的范畴,比如无儿无女、不能自理或者生活贫困的老人。”

在记者以家属身份打电话咨询时,北京多家养老机构听说入住老人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后,表示只收可以自理的老人,提供护工服务需要另收费,有的甚至挂断电话。对于没有子女作担保的老人,是不符合规定的。

“其实这样是不符合福利政策的初衷的,经济条件好、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其实是在抢占以福利为目的的养老院资源,应该鼓励他们居家养老。”麻凤利说。

但是鼓励居家养老又会衍生出问题,大量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留守老人并不适合居家养老。对此,麻凤利说:“鼓励居家养老,并不是一句空话,也是要有具体鼓励政策的,首先就是健全社区的相应的养老配套服

务。”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趋势

北京“十二五”规划数据,2010 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 1(张)。记者探访多个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是有这么一说”。现实中,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

金融街街道养老院也有日托服务,每人每天床位费仅仅是 1.8 元,但是至今乏人问津。何德军说,曾经他们在街道逐个动员,宣讲日托服务的好处,“可是有的老人听见之后,就继续下棋,没有任何回复。”后来何德军问明白了,老人需要的是一个热闹熟悉的环境,不是孤独的在日托所待上一整天、晚上再独自回家。

而温馨老人说,自己当年想过居家养老,但是配套服务完全不具备。“比如在社区内有这样的服务,有人帮我洗衣服、打扫屋子、中午送餐等,这些可以由政府出资社会组织或者有能力提供服务的人来专门做。”温馨老人如是说。

麻凤利说:“服务外包是一种趋势,工作人员享受政府发放的工资,但是由民营机构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运营和服务。但是同时,人员的培训费用、资质认证、准入规则等,还需要国家来制定、政府来买单。”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2012 年政府老龄工作规划,建设 100 个具备综合管理服务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今年将开工建设 1 万张养老床位。“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规范建设 6000 个社区(村)托老(残)所,北京市托老床位达到 6 万张,养老(助残)餐桌达到 1 万个。

虚拟养老院:居家的机构养老?



家里的王师傅

兰州市城关区 85 岁的王静娴老人和她智障的外孙女一起居住生活。一天深夜,王静娴心脏病突发,她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王师傅。

王师傅名叫王宝生,是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一名普通员工,每隔一日,就会到王静娴家中做日常照料,已经连续 9 个月了。老人对他的评价是:勤恳、可靠,“像亲戚一样”。

王静娴老人觉着“雇保姆每月至少要 1500 元,而现在给虚拟养老院每月只交 100 多元”,这样的价格她能负担起,服务也更实在。

老人现在基本足不出户。王宝生会帮她从超市、菜场买回日

用品和蔬菜。老人说,虚拟养老院在她家附近有一家养老院的协议餐厅,她也偶尔去那里吃饭。

政府购买服务的又一探索

甘肃省老龄办提供的信息表明,截至 2011 年底,该省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12.6%,达到 325 万人。尽管建成的养老机构拥有床位 3.2 万张,但仍很紧缺,今年预订,可能需要 5 至 10 年后才能入住。

相比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更符合中国内地人的选择。虚拟养老院的概念由此产生。

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成立了“虚拟养老院”,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运行两年多来,

全区已有 7.8 万老人加入,占全区老人数量的一半。下关区创建的这一养老新机制是对机构养老模式的探索。

“只要打个电话,服务人员就会上门服务,包括提供居家照料、餐饮、保健等 10 大类 230 余项服务”。养老院副院长李鹏介绍说。

这个虚拟养老院是通过政府搭建的虚拟网络平台,将分散居住的老人纳入到“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由加盟企业主动上门,为老人提供各类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现已建成 40 家社区医疗服务站,48 家虚拟养老餐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一荤、两素、一汤、一主食”的“老年套餐”,每人每餐只需支付 6 元,政府每餐补贴 9 元。

(据媒体报道综合整理)